

曝書亭全集

冊七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三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二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搏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權

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鄉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旣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

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牖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府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糗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

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鈎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

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卽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爲油潭西埏之譌爲西縣蹲賓之譌爲蒸餅射襄之譌爲壽香新塍之譌爲新城徐彎廟之譌爲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

尙書古文辨

尙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

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舛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

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大與僖子季彥
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
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
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
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
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
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
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
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
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
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
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
一云古尙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

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旣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

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汭梅鶯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

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尙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駘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滅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尙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峒嶠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黼鬲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

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尙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

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自高齋十
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羖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
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
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
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
已屢屢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
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
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
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
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
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

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
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
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
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
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旣具然後
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
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

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內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爲小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旣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

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墨劓荆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臯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椽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麇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刵椽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

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
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
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
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
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
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尙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
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囹然則肉刑其昉
于周與穆王閱實其罪許罰以緩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
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絕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
尙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
之僞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恆

之大過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爲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旣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恆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恆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

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髻首許嫁笄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禮與日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寧皆主其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結其禭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恆夫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者乎山陽高子雲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哀自誓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尙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卽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

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予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
而載之世史者不復詳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論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

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

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各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

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繫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

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二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二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徧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絀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

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

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螫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

一作悅

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

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

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
宋以公而稱子于温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
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
也于杞則云用尸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
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
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旣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
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
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温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
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
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旣已賤之矣
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尸禮雖大曰子
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
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

矣方周未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卽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
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
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
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
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傅者
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
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
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
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禮
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
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
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旣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

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贈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卽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卽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膳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

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濼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

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讜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灤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灤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黃易羸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 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

衛之魚也號之鼉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

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堪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

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慢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

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醢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

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稀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稀爲信之視稀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番華仕于齊子產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罪大權者豈好爲己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

于僞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歸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

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旣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輒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一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

略孔衍則有魏尙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卽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

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
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子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議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邊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邊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邊豆用八夏寅曰十二邊豆惟太學可行若

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邊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邊舞以八佾何爲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

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做二也夫既封上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爲光榮矣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入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掃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做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

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
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
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
附一無表見之邽鄒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
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
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
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
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
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
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庶可信已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
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

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

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爲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

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恆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禱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

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澧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爲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土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摺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

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刻其上若芒刃殆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卽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旣伐三膠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旣沒納諸其墓者乎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劍歌予考桃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作釋圭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

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
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
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
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
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
棠梨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
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
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
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卽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卽
沙棠呼櫝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梨者以花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

爾

釋杙

爾雅杙魚毒郭璞注云杙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去聲藏卵

果陸德明釋文云杙音元又作芫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杙木其皮

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杙之用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

云杙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杙殼似栗赤色

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

要術作杙子法云杙木皮淨洗細莖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

升和之汁極冷內饔中浸鴨子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杙木名出豫

章煎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黃杙子連蒂木瓜故

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二黃杙子五蒂木瓜左文質吳興統

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杙子談鑰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杙子一千三

百五十顆重黃杙子一千三百顆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產單杙子子

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杙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純

漬以藏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杝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杝爲杭於是凡詮杝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杝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黃重黃三黃則造杝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杝皮爲肴則又專用皮已

說

各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爲之說曰天下之木莫良乎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未虛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當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囊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

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麩芑荏菽麻麥秫蕒苽稭穉種黍而黍稷
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
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
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幽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
老焉

說硯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
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
折而北趨有峯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
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
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旣涸熬豚膏然紙爲
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刊

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
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
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
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
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礪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
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
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
線點墨癥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蟲嚙謂之
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鮒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
黃謂之鴉碧謂之鸚鵡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鸚鵡爲鴉長者爲象眼
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
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
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

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眊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鸚鵡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鏞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叔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註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拙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櫂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思詩大船擗鼓銀酒缸小船吹篴紅繡牕

今則敗舫數艘無復徵歌按舞者矣

說緯

緯讖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黄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薊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庶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

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傳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
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
則云旣綜七籍又精羣緯于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彙括在手
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
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蹟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
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
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郟陽令曹全則云甄極
毖緯靡文不綜于藁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
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
丁魴則云兼究祕緯于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
子之聖稱其鈎河摘洛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卽位羣
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
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

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寢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
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
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
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彥徐氏彥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
歐陽氏詢虞氏世南徐氏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
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
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
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
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
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

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爲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尙有待于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旣以四書尙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

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旣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爲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爲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爲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爲婁縣乎旣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則又何也此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

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蓋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黃遂為運道之咽喉 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黃導淮別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

網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爲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爲 當宁獻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卷之六十六

去論其甚悉類附善以終

其世其世所以發其子高祖所以發其孫之國所以發其文所以發其德而與海者文而與德者文由半為效也其所以發其德而與海者文而與德者文由半為效也其所以發其德而與海者文而與德者文由半為效也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

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煥堯文河則龍筴告期山則
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岫嶽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之鼓寫晉
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琢銘絕壁頒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
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

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榜徧名山之宇允矣
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涌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

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
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
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
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鉞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
各有臨摹褚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
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跗用襲宮牋

特書禊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
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五家攷陶宗儀
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遴
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二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
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爆服

襄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壤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
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
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
當中方閨苑之池臺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
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

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數靡書不甄謂晉禊
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義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卽勝地勒以豐珉鵝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牖有倚有

陳有莖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轆轤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稽山壽
於千萬春

贊

御書贊為李都運使作

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榜若雲漢之章于天
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

賜雖多恆出 萬幾餘暇臨做法書至于專重其人 特書褒美則

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闕之春 鑾輅幸浙金壺墨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

天獎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畫昭回式鈞湛露之施豐草先被 殊錫褒嘉必于廉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尙書則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 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

朕心是毗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 奎文介圭匪寶裝之玉躔琢

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 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

子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爲屋芥以爲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
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爲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蓋翁所
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橫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
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
下覩茲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鈎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為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盭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為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為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箴

敬悅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戛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

爾祖敬悅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那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
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
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
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醞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弈屏楸枰博捐盧雉豈無
樂方令以經史賓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諛人喜第話桑麻
勿論朝市勿湏勿沉最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眉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爲之出

其下

城硯銘 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甄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為池水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子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

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廚蠹魚棄如 以上二字句 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

廣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屏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晞南狐言必

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記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爲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宜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石城甌硯銘

秦對巖前
輩所贈

石城甌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刊述勒

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翠羽之憇憇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匱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梁吉士水巖硯銘

鸚之鴝之眸子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靳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人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飄如鷓鴣之斑如黃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玕琪綠如隴右鸚鴟衣琢爲平田水注茲三真六草無

不宜

歛硯銘

星源掇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爲澀筆不留以爲燥墨不收溫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晝井地犁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溫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各視方寸

周琴山鸚鵡硯銘

鸚鵡鸚鵡看不足再三浴

曹彝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搏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聃聃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鮪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爲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恆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甌硯銘

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甌數出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
寒中琢以爲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爲硯質最良此紹泰甌更宜墨
其背有黃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磳磳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鮎血硯銘

采諸深淵鮪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爲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爲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絢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鼉磯石硯銘

靈鼉磯左海圍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懷斯石置棊几金星繁倍龍尾

著書硯銘 背鏤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万卷家所儲鼠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兌爲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 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蟬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蟬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成年長對此石曰唯

靈璧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彝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壽穀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爲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莽錢范銘

赤帝劍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万里以寸度之攝其晷鼎

也製器巧如是

書櫃銘

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
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忘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
歸田之後家無恆產聚書二十櫃老矣不能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万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
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恆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藥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燈猶有光

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鑿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蒂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絕魚鑰收獸錦裹
沽之哉曰不可

官窯花澆銘

頽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
亦何慚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百母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威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為杯杓與俗殊巨羅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斲中園直方以為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燿其膚誰銷茲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 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醴
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錄 蓋自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
歲除覩婦子祀竈迺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
翕舌謹告下人爾不神媚眚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
兢兢愰愰肅肅大夫都尉劓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
乎凡子所爲吾闕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
者二氣旣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
有大小各司其職顛頊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眇曰庖曰
竈往哉汝監孰爲有罪告予非讒吾軟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
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戶門井霽吾居一

焉牲醴肥香有杞有筵有祝有相有籥有言及子之身流離瑣尾自
牧徂垆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恆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
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粵抗石凌濤歸視其突未
黔而跑子之比閩吾得款睇西家主婦有媵有娣裒粉游紅玉瑱象
掃鏡聽而子狄香在袂維子之室有嫗無嬖簪蒿于蓬卓椎于髻炊
彼屨屨不可瞻諦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
爨剗腴以嘗左鼎右盃楚苗吳杭釀用醱酒薦我黃羊嗟子終窶脫
粟糝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糠煙反于宅鼻嚏目
眈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歛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娛我心目維
子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絞夜績尺口牙牙寒號飢哭攪我夙
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
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子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
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翦紙而焚錫餅粉荔雜遯上

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覲覲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旣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緮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旣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尙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
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顙豐兩頤
口輔鬢鬢微有頽去時牡齒尙未落肩脾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
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
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子子蟣蝨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敝
袴雙足屣寒肌生粟暑生痲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
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鄙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秘
恆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爲德者
君報者我

荅問

荅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喪三年之文先
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

致哀所以能致喪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爲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爲君方喪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爲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喪謂比方父喪信然否敢問荅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御王冊命同瑁旣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喪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

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經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竊疑方喪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喪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君子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卽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宮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橫舍之聿新況乎樵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號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焉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戶戶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媿文名于東馬

于令升之晉紀允典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
之宅五湖尙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
貽之說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自
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傾隳兼之
上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螿虛五鳳之甄一木旣所難支
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
史農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
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几筵旣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巖新廟
重勒韓勅之碑謹疏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一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
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
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
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
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曰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
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
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
五年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
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

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

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尊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

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蕲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禎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卽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媯雖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履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

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答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禎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羣

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為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彝為文觀誅彝與高啓俱伏法彝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為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為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壘傳

趙壘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為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

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箴傅恕王綺傳
著謝徽高啓曾魯壘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
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
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
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尙書崔亮主事黃肅
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
事者悉送上官復至此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
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
者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
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
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壘仍與焉秋
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
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壘還田里六

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壩復與其列十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僕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蕢答祿與權壩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壩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壩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壩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

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
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
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
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
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
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
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傅著同被召徽
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
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
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
無遠調乎曰煩傅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

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官學俾爾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舁二櫬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戶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

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號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鄆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權鹽茶曰煮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疚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倣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

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怒爲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旣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

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滕曰金滕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旣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旣曰公別爲壇墀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卽使金滕在

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
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滕
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
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
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
夫旣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
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
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
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
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
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
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旣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
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

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潛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鈞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壘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聵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

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淞爲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墳銘是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中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內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爲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

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爲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曠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草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爲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悽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銜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鐸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

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卽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尙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尙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

人皆被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尙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宋克閻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戶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

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爲楊維禎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禎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旣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尙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詔之佯狂得免凱

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謔歸田後恆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峯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黃傳

孫黃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黃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黃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旣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黃望城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

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蕢題畫玉誅蕢坐
黨人伏法蕢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
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
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事中帝賜
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
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恆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
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喪事厝
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哲好山
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旣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
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
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
註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詫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搆軒
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蕢嘲之曰子真

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蕢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號陶陶生一曰稭坡居士又唐豫者字用之亦蕢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里冠昏喪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奕毋飲酒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築度工畫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

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畫惟庸伏法蒙坐
是被逮瘐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
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
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
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
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歷禮部
員外郎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
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候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
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
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
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

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爲陳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搏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

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
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
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義不仕二姓自刎死
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
太宗卽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
裁官久之坐罪謫交趾英國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爲解縉所
喜縉出爲參議督餉化州言偁于輔攜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
聞之逮縉下獄并及偁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
推定人禍福生死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闕逢麗于鶉火其弗
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述其系用自
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侯所汨爲回祿所焚

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
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恆困于勿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
才而尙其志焉得不奇于時而諉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
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
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篋而已張士誠聞而廩祿之以母病謝去居
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尙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當授翰林院編
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內任
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
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
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
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旣無益于時

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濂比之法
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
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之時誠善于己所獨知之地毋賤
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以移守毋矯僞以喪真能忍所不
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
心富如萬鍾千駟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
蓋庶幾乎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
瑄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耆儒
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秀才奉詔歸
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事謫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旨究通衍皇
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吏竊飲豬腦酒

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
釋家居續成之號草木子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律曆推步之
驗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
石之變魚龍之怪旁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
蓄異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
字剛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旨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不
貴多聞以靜爲主因自號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
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
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尙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
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
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

不絕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
僈王璉王達號東南五才子僈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
嘗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
語答曰子詩傍李白門牆尙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
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
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文皇帝卽位用姚廣孝薦
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
與修高皇帝實錄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彝倫
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二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
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
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
主柔伏退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璉
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

珍傲宋版印
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卽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高棟傳

高棟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更名廷禮別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畫尤專於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外異人等爲傍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爲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棟之言曰余夙耽詩恆欲窺唐人之籓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日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畫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畫爾晟走及之果以畫請紱領之而已踰數年晟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畫旣而曰我畫直遺黔公不可黔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絕俗如此崑山夏景者亦善畫竹石亞于

紱畫竹一枝比之金一錠然人多以魄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景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瑞州府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景與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畫竹其後景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遂不復作賦益見景所畫竹石絕倫亦遂不復畫竹益死土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麗勝粲以道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為文章尚平澹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

縉胡廣梁潛王雉皆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各出朝士右日侍便殿
凡金版玉冊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
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
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
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崑山夏昺者字孟暘與其弟景以善書畫聞
同官中書舍人時號大小中書而度粲號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
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
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內廷備顧問必
以正對粲篤于事兄己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用亨
初名權字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
字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鑒古
嘗侍帝觀畫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也至卷尾果
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選入仍給縣丞祿歷

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詡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窮搜摩搨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爲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勳

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勣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服溥精天文律曆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蹠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橫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胤勣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號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